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艺术

温迪嬷嬷
的
大旅行

SISTER WENDY'S GRAND TOUR



建议：与同名电视系列片配套阅读

SISTER WENDY'S
GRAND TOUR
温迪嬷嬷的大旅行

随着《温迪嬷嬷的大历程》的广受欢迎，对于艺术的挚爱使温迪·贝克特嬷嬷将她的艺术赏鉴进一步深入到对十个欧陆城市的艺术作品的“大旅行”上来。

像她之前的那些从事“大旅行”的18世纪的旅行者一样，温迪嬷嬷对于能有机会切身看到那些过去只能在书本中欣赏到的伟大的艺术珍品感到十分高兴。她的艺术旅行涵括了马德里的委拉斯开兹和戈雅、维也纳的布吕盖尔和提香以及圣彼得堡的康定斯基的诸多杰作，其中还包括有许多其他的艺术家的作品，不过，她的目的是要让那些待在家中的人们能够和她一起共同欣赏她所选中的艺术作品。

在巴黎，温迪嬷嬷从塞尚的画作《浴者》所提供的“对真实世界的整体视觉经验”中找到了极大的欣悦。在阿姆斯特丹她通过对《画家的卧室》的阐释，抓住了凡·高个人悲剧的本质，在安特卫普，她从一位不知名的15世纪的雕刻家所创作的一尊简朴的塑像中，发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恩典。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这三个城市是所有“大旅行”中的几座里程碑，它们提供了更深远的快乐：波提切利的令人心情愉快的作品、乔尔乔内的那幅不易为人见到的《暴风雨》，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肃穆的《哀悼》，这是一尊表现了巨大的悲恸与爱的雕塑作品。

温迪·贝克特嬷嬷被人们称为是“自克拉克勋爵为我们写作《文明》以来最出色的艺评人”。在这部著作中，她为每一个人，为艺术史家、学生或是那些敏于生活和艺术之美的普通人，讲述了六十余幅绘画和一些雕塑作品。《温迪嬷嬷的大旅行》为我们提供了一切发现欧洲伟大艺术的华彩与精妙的机会。

温迪嬷嬷 的大旅行



对每一个人来说，我希望这一天会像黎明一样到来，即他们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大历程和大旅行，去分享这个世界的无数成果。艺术家为我们所提供的观看、打开现实景象的能力，它正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艺术

温迪嬷嬷
的
大旅行

温迪·贝克特 著
汪跃华 赵莎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英国广播公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图书版权登记号：图字 06—2001—19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迪嬷嬷的大旅行 / (英) 贝克特著; 汪跃华, 赵莎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3
书名原文: Sister Wendy's Grand Tour
ISBN 7-5382-6276-8

I . 温… II . ①贝… ②汪… ③赵… III . 油画—鉴赏—欧洲—普及读物 IV .
J213.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430 号

© Sister Wendy Beckett 1994

© notice for BBC Worldwide Limited

Sister Wendy's Grand Tour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by BBC Worldwide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Sister Wendy's Grand Tour is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BBC Worldwide Limited.

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accompany the television series entitled *Sister Wendy's Grand Tour* which was first broadcast in spring 1994. Published by BBC Books, a division of BBC Enterprises Limited, Woodlands 80 Wood Lane London W12 0T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brief passages in a review.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book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not necessarily of the publisher.

英文版工作人员

Designed by Barbara Mercer

Illustrations by Caroline Mauduit

Photographs on pages 2 and 8 by Justin Pumfrey

Frontispiece and page 8; Sister Wendy Beckett, Rome, Ital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英国广播公司 (BBC) 授权, 辽宁教育出版社所有。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110003)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10.5
字数 100 千字
图片 74 幅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80.00 元

译者 汪跃华
赵莎
总策划 俞晓群
总发行人
责任编辑 许苏葵
杨军梅
吴璇
美术编辑 刘冰宇
技术编辑 袁启江
责任校对 王玲
刘璞

目 录

引 言 9

马 德 里 14

宫娥 迭戈·委拉斯开兹 16

战神 迭戈·委拉斯开兹 18

幼年基督和幼年圣约翰 巴托洛姆·埃斯特万·穆里略 20

阳伞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22

奥苏那公爵、公爵夫人与他们的家庭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22

1808年5月3日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24

巨人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 26

佛 罗 伦 萨 28

蒙大那的圣玛利亚 多纳泰罗 30

圣母领报 安吉利科修士 32

裘迪斯和她的女仆 阿特米西亚·真蒂莱切 34

裘迪斯手持荷洛弗尼斯的首级 克里斯托法诺·艾力 34

维纳斯的诞生 山德罗·波提切利 36

春天 山德罗·波提切利 38

罗 马 40

抱独角兽的女士 拉斐尔 42

遭受强奸的普罗塞庇娜 乔万尼·洛伦佐·贝尼尼 44

阿波罗与达芙妮 乔万尼·洛伦佐·贝尼尼 46

哀悼 米开朗基罗 48

圣马修的感召 卡拉瓦乔 50

圣保罗的改宗 卡拉瓦乔 52

威尼斯 54

- 书房里的年轻人 洛伦佐·洛托 56
圣乔治和飞龙 维托雷·卡尔帕乔 58
哀悼 提香 60
暴风雨 乔尔乔内 62

维也纳 64

- 圣塞巴斯蒂安 安德烈亚·曼泰尼亚 66
维纳斯和安东尼斯 保罗·韦罗内塞 68
赫拉克勒斯、得伊阿尼拉与涅索斯 保罗·韦罗内塞 68
安吉利卡与赫尔默特 彼得·保罗·鲁本斯爵士 70
农民婚宴 大彼得·布吕盖尔 72
行刺者 提香 74
卢克丽霞的自杀 提香 74
薇尔莱特 提香 74
穿黑衣的女人 提香 74
吉卜赛的玛利亚 提香 74

圣彼得堡 78

- 浪子回家 伦勃朗 80
一位女士的画像 柯勒乔 82
腾克雷德和艾密丽亚 尼古拉斯·普桑 84
土地和水的联姻 彼得·保罗·鲁本斯爵士 86
使徒彼特和保罗 埃尔·格雷科 88
即兴之六 瓦西里·康定斯基 90

柏林 92

- 希洛尼默斯·荷泽切赫肖像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 94
格奥尔格·吉斯泽 小汉斯·荷尔拜因 96
皮刺墨斯与提斯柏 汉斯·巴尔丁格 98
圣乌尔利希 汉斯·布克迈尔 100
圣芭芭拉 汉斯·布克迈尔 100
寓言 阿尔布莱希特·阿特多尔费尔 102

巴黎 104

浴者 保罗·塞尚 106

阳台 爱德华·马奈 108

小丑 安托万·华托 110

诗人的灵感 尼古拉斯·普桑 112

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114

里维拉小姐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114

对话 亨利·马蒂斯 116

安特卫普 118

阿塔兰塔和梅利埃格 雅各布·约丹斯 120

冻僵的维纳斯 彼得·保罗·鲁本斯爵士 122

长矛 彼得·保罗·鲁本斯爵士 124

疯狂的玛格丽特 大彼得·布吕盖尔 126

靠在基督胸前休息的圣约翰 康茨坦斯的海因里希大师 128

阿姆斯特丹和海牙 130

画家的卧室 文森特·凡·高 132

犹太新娘 伦勃朗 134

父母的告诫 杰拉德·泰尔博赫 136

德尔弗特的风光 约翰内斯·维米尔 138

扫罗和大卫 伦勃朗 140

艺术家的简要生平 143

图片版权说明 161

索引 163



引言

照字面的意思来说，“grand tour”指的是“大旅行”的意思，这是一个法语词汇，因为在18世纪后半期，法国正处于国势兴盛时期，当时所有有教养的人都会说法语（如果是男性的话，他们还都懂得点拉丁文，有些人还懂得希腊语）。对启程去作大旅行的那些身世优越的年轻男子来说，这的确是一场很华丽的行程，他们将有机会游览整个欧洲，了解他们自身的文化根源的本质和内涵。这是一场极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寻找。在当时欧洲的民主政治还不够成熟之际，这些贵族子弟被认为是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因此他们应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遗产，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这场旅行最重要的吸引力，乃在于它实际上常常是一场摆脱了父母亲束缚之后的自由自在而且兴味盎然的文化欢宴。

不过，年轻人一般都不会单身出门去冒险，“大旅行者们”总是带着他们的随从队伍，其中家庭教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位知识渊博的教士，他的任务在于使年轻人实现在旅行中受教育的目的。“大旅行”可能会持续好几年时间，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他们居留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在这些特别重要的城市的名单上，雅典的排名相当靠前，同时肯定还包括罗马和意大利的一些重要城市，因为我们文明中的许多东西都源自这些地方。这本是一个很严肃的学习过程，一种已成过去的宗教朝圣的世俗化版本，如果说“大旅行”在学习方面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话，这样的批评对那些早年的宗教朝圣者来说，也一样是有效的。中世纪的传教士们对于那些把朝圣之旅首先作为寻找刺激和寻欢作乐，不思求取神圣恩典的朝圣者总是大发雷霆。不过，从最开明的方面看，这两方面的目的看上去大概都不是太坏。

当时在罗马或其他的艺术大都会，请画家给自己绘制肖像，以备日后纪念自己年轻时灵感充沛的幸福时光，这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甚至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如庞培·巴托尼和门格斯等人都靠这一行当过着很优越的生活。18或19世纪的那些富有魅力的贵族青年男子高傲的肖像画，现在看来，还是会让人赏心悦目的。

而由于几乎每个到过威尼斯的英国观光客都要把当地一些类似当代明信片的描绘大运河一些河段的风光的那种昂贵图片带回国，英国也因此成为卡纳莱托画派/运河画派（Canaletto）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由于BBC的好意，我的旅行比那些阔绰的英国绅士老爷的旅行还要舒服得多。他们运气不好，经常不得不乘着破旧的马车，在尚未工业化的欧洲各地崎岖的道路上颠簸行进，晚上在生有跳蚤的小酒馆歇脚，还要面对着不合口味、难以下咽的外国饭菜。当然，若是一个人的话，我是永远也不要出门的，不过，叫上奎登汉姆的卡梅尔派（The Carmelite sisters at Quidenham）的嬷嬷们，让她们陪着我，为我付账买单，这倒

让我很是兴致勃勃。

当然，我得承认，我并不总是那么兴高采烈。“大旅行”主要是为那些精力充沛、热血喷张的年轻人准备的。我已经是30年代的孑遗了，而且我已选定了要把在静静的祈祷中感受独自生活的欢乐，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别的生活方式不管它多么精彩，都难以和我这快乐而谦卑的生活相比。当善良的人们问起我，我是否喜欢我的“大旅行”，我总觉得自己很难肯定地告诉他们说，“是的”，我为自己的这种不领情而羞愧不已。在这种过于不得体的诚实之后，我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我会说，“相对来说，是的”。而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我永远不要离开我自己的幽独居所。不过相对来说，我还是渐渐地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想，对于大家，在我关于艺术的谈说中，还是存在着一些确切的价值的，因此，我还是非常感激地接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去看看人们曾经创造过的那些非常精彩的事物。现在旅行结束了，我又重新回到了清静之中，回忆起这一切心中是多么快乐。观光游览是件苦差事，可是能够得到观光游览的体验，这种感觉真不错。

我当然不是去走马观花的。我觉得自己并不只是参观了十个不同的城市，简要说来，还包括有波洛戈纳、帕都亚和阿伦兹奥。我在这些迷人的城市工作过，在那里挑选出那些能与我的家乡的人们一起快乐地分享的艺术杰作。有时候我回想起马蒂斯说起他第一次意大利之行，当时他是由美国女作家葛裘德的大哥列奥·斯坦因陪同，并由他提供各种费用。马蒂斯埋怨道，不管他们看到了什么，列奥都要向他提问，征询他的看法。“好像我观看那些艺术只是为了谈论它们”，他抱怨道。而对我来说，这正是我接受这次旅行的特别的要求，如果我对此还要有什么抱怨的话，那也真是太不体面了。

附带再说一下，对于长期过着案牍生活的我来说，这次旅行对我的确是件非常重大的工作，好在它历时不是很久。我是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开始这一工作的，期间我还是慢慢地让自己又回到了那种已习惯的安静心态之中；那些出身良好的年轻人在“大旅行”中，由于不曾在这些繁华都市做更长时间的逗留，因此他们难以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了解相关的文化。而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的优势在于，我已有多年的思考和品鉴生活的经验，清楚自己所看重和所需要的东西。我不必去考虑欧洲的政治结构，尽管它是旅行教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我也不需要去过于关注城市的建筑。我的兴趣只在艺术。是否对于不同的城市我停留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每一个游历过欧洲大陆的人都知道，它拥有极为丰富的艺术财富，有很多城市，像罗马，它本身几乎就是艺术的化身，但由于在每个地方我都只可能观看和讨论五至六件绘画或雕像，我甚至不得不放弃一些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我特别回想起的是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的那幅《圣塞巴斯蒂安》，带着提香晚期画作的苍白光色，从黑暗的雾霭中浮现出来，在同一家博物馆中的莱昂纳多令人难忘的《圣母像》，在比提宫的那幅小而令人萦绕心扉的佩鲁吉诺的《蒙大那的圣玛利亚》，维也纳艺术与历史博物馆里维米尔的《绘画的寓言》，以及谜一般的《年轻男子肖像》，画中男子围着蓝色的穆斯林围巾，垂着流苏。同样是谜一般的，还有在马德里的雷那·索非亚博物馆里斯韦特斯的画作以及收藏在鲍格才家族画廊中的多索·多西的光彩夺目的《瑟西》。

这个牵涉到选择的问题甚是令人头痛，不过我已经把它安置妥当了，我决定在各个城市旅行时，只关注每个国家的本土艺术。对其中的两三个国家来说，这个决定是不难做到的，比如，在普拉多，那里拥有西

西班牙所有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在它近乎夸张的收藏中，你根本不会有一丝想要再到其他地方去看看的欲望。委拉斯开兹和戈雅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中的两个。过去我曾迫切地想看看穆里略的作品，我一度对他那般钦慕，现在却对他有点不理不睬，这主要是要看我能否对他的重要性做出明确的判断。埃尔·格雷科，苏尔瓦兰和里维拉有他们各自的位置，他们是生活于中世纪西班牙人对欧洲的高压控制时期的画家，其艺术风格和别的地方是如此不同，比如贝默热，他的《圣索罗斯的多明戈》所表现出的肃穆风度，是西班牙气质的精髓。

在意大利，惟一的问题是作出决定不到哪些地方去。我只能选择三个城市。因此名单里就没有了锡耶纳(它拥有一些令我十分着迷的艺术作品，杜乔、西莫尼·马尔蒂尼和洛伦兹提一家的画作)，米兰和它的莱昂纳多的《最后的晚餐》，那不勒斯和波洛戈纳，它拥有我所喜爱的丰富的巴洛克艺术(圭尔奇诺，圭多·雷尼，多米尼科，平托里乔，卡拉奇)，阿西西，在那里文艺复兴早期的记录中每个艺术家都把他们的真挚的赞词献给圣弗朗西斯。最后确定下来的城市只能是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即使这样还是令我颇为伤心，我没能将我喜爱的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和乔托包括在我所选的作品中来。杰出的人们太多了，就像伯利尼兄弟，那些提香以前的伟大的先驱者，还有大批像宁静的德·柯涅格里亚诺·西玛或富有魅力的乌切洛等较为次要但十分可爱的艺术家们。

阿姆斯特丹在荷兰风景画方面丰富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我顺道还去了海牙旅行。在维米尔的作品中，最了不起的应数《德尔福特风光》，它的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安特卫普收藏有伟大的尼德兰画家和佛兰德斯画家的精彩作品。尽管在比利时的其他城市也许有个别更了不起的画家：根特的凡·爱克或布鲁塞尔的布吕盖尔。我得承认，这两座城市对我的整个旅行计划构成冲突，我要不断抗拒它们的诱惑以免放弃了原有的计划。巴黎所拥有的世界艺术财富丰富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法国人应将其大大地归功于拿破仑和他的后继者们四处不断的掠夺。要是卢浮宫没能得到《蒙娜丽莎》的话，这简直太恐怖了，我敢保证，要没有这幅画，卢浮宫肯定是一个名实不符的场所。同时，尽管我着迷于内在于德国艺术里的那种大头钉似的哥特式激情，但柏林至少有两幅非德国式的绘画，我希望能够将它们包括到我的旅程中来。一幅是伦勃朗的《沐浴的苏珊娜》，另一幅是泰保罗的《圣阿嘉莎》，这是我所知悉的描绘信仰奇迹的最令人感动的图画。我找不到可以帮助缓释我因放弃了《圣阿嘉莎》所带来的痛苦的安慰剂(她的乳房在她殉难时被挖掉了，这听起来真是令人作呕，的确，她那哀婉动人的胸部，是被刽子手给挖掉了两块，但是，她以全身心的信仰超越了她肉体的极度痛苦。她仰头看着救世主所在的地方，她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比她那可怕的痛苦要更为真实。这完全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对待一个彻底消极负面的主题：人类的残忍——但是在这里它已被信仰所掌管)。

旅途中只有两次我偏离了所参观的那个国家的本土艺术，即俄罗斯和奥地利，它们是比较特别的例子。对于像我这样从根本上把所有的人都看做是一样的人来说，关于人们为什么在实践行动当中表现出那般丰富的差异，这是一个必须容忍的神秘事情。奥地利人是最富乐感的种族，当我们呆在维也纳时，我有幸每天都到海顿教堂做弥撒。教堂的各个方向都奏响着莫扎特的乐曲，施特劳斯的乐曲也轻快地荡漾在廊道之中。但奥地利人创作的绘画艺术并不多，甚至在20世纪，当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进入到视觉表现艺术的繁荣期，奥地利也只出现了像克里木特、希勒和柯柯舒卡这样的艺术家，他们所有人都是以物象或着色技巧受人欢迎的

艺术家，不能拿过去的艺术大师的标准要求他们。在我的旅程中，我把维也纳看做是一个不受我的计划限制的自由城市，任凭自己随心所欲地漫游在精彩的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俄罗斯的伟大画家也很少（像英国人那样，他们民族的天赋主要在文学方面）。过去他们有过杰出的圣像画家，但后来只有沙龙艺术，直到 20 世纪，才有了马列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波波娃、阿列克山德拉·厄克斯特及其他著名人物。由于在我的“大旅行”中，主要关注的是过去的东西，在艾尔米他什博物馆，我挑选的很多都不是俄罗斯的绘画。（我去过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那里有那坦·贝诺伊斯为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所作的富于戏剧性的生硬难看的肖像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是巴克斯特所画的非常幽默的安娜·贝诺伊斯的肖像画，是他把莱昂纳多所作的《圣母像》捐给了国家。这些作品都很出色但又多是因袭之作，他们不像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那样，没能把观察者的个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我真的已经游遍了整个艺术的欧洲？这听起来真像是一场梦。我真的去过那里？蔑视自身身体的那一方面真是可耻，这不仅仅是指我们“有”一个身躯（它暗指着把身体当做一件工具的看法），而我们本来就“是”一具身躯，好比我们有精神一样。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人们借以观看的一件工具，一幅人类的放大镜。我曾被人们对 1992 年《温迪嬷嬷的大历程》的良善反应深深感动，深受鼓舞。不过，令我感到失望的一点是，我发现人们不仅仅对艺术有兴趣，他们对我也倍感好奇，当然这只是习惯使然。对于那些意识不到在我的面纱、披风和黑袍的下面是一个很沉闷的女人们来说，这些东西倒真的让他们觉得饶有趣味。但就通过工具观看而非关注工具本身而言，我这幅放大镜的作用是可能帮助人们更为真切地观看艺术的，之后它就不重要了。对每一个人来说，我希望这一天会像黎明一样到来，即他们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大历程和大旅行，去分享这个世界的无数成果。艺术家为我们所提供的观看、打开现实景象的能力，它正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对我来说，最大的回报就是，通过我的尽管是挂一漏万的努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渐渐地获得他们自己的艺术鉴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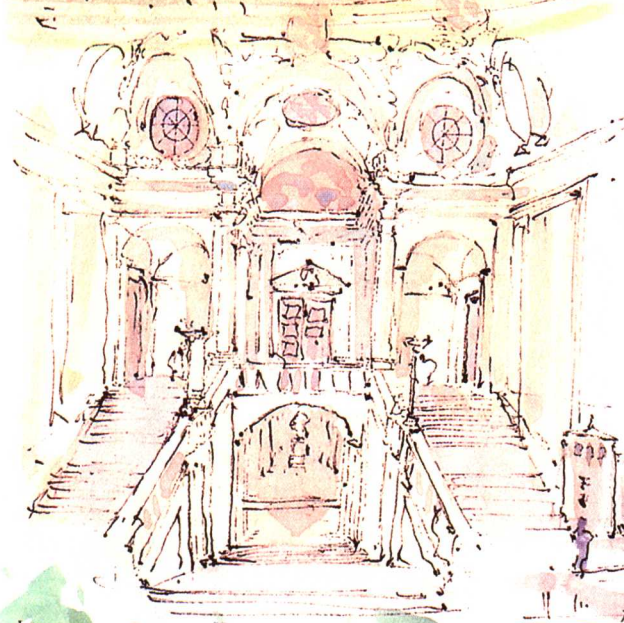
THE PLATES



Palacio Real



Plaza Mayor



Prado



Plaza de la Villa



Puerta de Alcalá

马德里

我经常在想，虽然我从没期望去什么地方，但如果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我第一个选择的地方将是马德里。这只是因为普拉多，这个伟大的博物馆收藏有我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中的两位委拉斯开兹和戈雅的最好作品。现在它变成了现实，我去了普拉多，我发现我的愿望被大大地满足了。当我看到一面接一面的挂着委拉斯开兹优美画作的墙壁，一个又一个摆放着戈雅画作的房间，我找不到合适的言词来形容我的体验。普拉多因为不太大而有额外的优势。一个人不需要太费力就能把它们全部吸收，虽然“吸收”这个词就描述一个人受到的冲击还不够。这儿还有许多让人惊叹的埃尔·格雷科的画作，以及大量西班牙中世纪的艺术品，它们其中有一些装饰在一个教堂里，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产生这么多早期作品的背景。

马德里并不是只有普拉多一家博物馆。还有一家由古老的医院改建成的雷纳·索非亚博物馆，这次成功的改造完整地保存了直通充满阳光的天井的宽阔、宁静的外层回廊。值得雷那·索非亚夸耀的，是挂在它某个神圣的地方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可惜它并不吸引我。它可能是最成功的政治宣传画之一，但尽管它向我壮观地展示了战争的罪恶，却不具有——就像戈雅作品中有的——情感的真实。

马德里另一个伟大的博物馆是太森·波尔纳米塞亚（Thyssen-Bornemisza），我愿意在那里花去除普拉多之外的所有时间。除开有两幅埃尔·格雷科激情澎湃的上乘之作外，它基本上只收藏非西班牙画家的作品，从而和普拉多相得益彰。当然普拉多也有非西班牙画家的画，其中一幅即布赫最著名的《人间欢乐的花园》。让我感到吃惊和沮丧的是，真品没有复制品感人。它看上去已经褪色，它的错综的细节，亦即整幅作品最耀眼的地方在画廊里很难看清。但是我想这也许只是因为我的眼睛被拐角处戈雅的画作的光芒眩昏的缘故。